

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

南北史演义

蔡东藩著 澎湃編

中国文史出版社



蔡东藩著 澎湃編
中國文史出版社

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

南北史演义

NANBEISHIYANY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北史演义 / 蔡东藩著 ; 澎湃编.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1

(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丛书)

ISBN 978 - 7 - 5034 - 4213 - 1

I. ①南… II. ①蔡… ②澎…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1915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34 字数：79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新 编 白 话 中 国 通 俗 历 史 演 义

XINBIANBAIHUAZHONGGUOTONGSULISHIYANYI



目 录

第一回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1)
第二回	起义师入京讨逆 迎御驾报绩增封	(6)
第三回	伐燕南冒险成功 捍东都督兵御寇	(11)
第四回	毁贼船用火破卢循 发军函出奇平谯纵	(17)
第五回	捣洛阳秦将败没 破长安姚氏灭亡	(23)
第六回	失秦土刘世子逃归 移晋祚宋武帝篡位	(29)
第七回	弑故主冤魂索命 丧良将胡骑横行	(34)
第八回	废营阳迎立外藩 反江陵惊闻内变	(40)
第九回	平谢逆功归檀道济 入夏都击走赫连昌	(45)
第十回	逃将军弃师中虏计 亡国后侑酒作人奴	(50)
第十一回	破氐帅收还要郡 杀司空自坏长城	(55)
第十二回	燕王弘投奔高丽 魏主焘攻克姑臧	(60)
第十三回	捕奸党殷景仁定谋 露逆萌范蔚宗伏法	(66)
第十四回	陈参军立栅守危城 薛安都用矛刺虏将	(71)
第十五回	骋辩词张畅报使 贻溲溺臧质复书	(76)
第十六回	永安宫魏主被戕 含章殿宋帝遇弑	(81)
第十七回	发寻阳出师问罪 克建康枭恶锄奸	(87)
第十八回	犯上兴兵一败涂地 诛叔纳妹只手瞒天	(93)
第十九回	发雄师惨屠骨肉 备丧具厚葬妃嫱	(98)
第二十回	狎姑姊宣淫鸾掖 辱诸父戏宰猪王	(103)
第二十一回	戕暴主湘东正位 讨宿孽江右鏖兵	(108)
第二十二回	扫逆藩众叛荡平 激外变四州沦陷	(113)
第二十三回	杀弟兄宋帝滥刑 好佛老魏主禅统	(119)
第二十四回	江上堕谋亲王授首 殿中醉寝狂竖饮刀	(124)
第二十五回	讨权臣石头殉节 失镇地栎林丧身	(130)

目 录

第二十六回	篡宋祚废主出宫	弑魏帝淫姬专政	(135)
第二十七回	膺帝策父子相继	礼名贤昆季同心	(140)
第二十八回	造孽缘孽儿自尽	全愚孝愚主终丧	(145)
第二十九回	萧昭业喜承祖统	魏孝文计徙都城	(150)
第三十回	上淫下烝丑传宫掖	内应外合刃及殿庭	(155)
第三十一回	杀诸王宣城肆毒	篡宗祚海陵沉冤	(160)
第三十二回	假仁袭义兵达江淮	易后废储衅传河洛	(165)
第三十三回	两国交兵齐师屡挫	十王骈戮萧氏相残	(171)
第三十四回	齐嗣主临丧笑禿鹫	魏淫后流涕陈巫蛊	(176)
第三十五回	泄密谋二江授首	遭主忌六贵淳诛	(181)
第三十六回	江夏王通叛亡身	潘贵妃入宫专宠	(186)
第三十七回	杀山阳据城传檄	立宝融废主进兵	(191)
第三十八回	张欣泰败谋罹重辟	王珍国惧祸弑昏君	(195)
第三十九回	谏远色王茂得娇娃	窃大宝萧衍行弑逆	(200)
第四十回	萧宝夤乞师伏虏阙	魏邢峦遣将夺梁州	(204)
第四十一回	弟子舆尸溃师洛口	将帅协力战胜钟离	(209)
第四十二回	诬通叛魏宗屈死	图规复梁将无功	(215)
第四十三回	充华产子嗣统承基	母后临朝穷奢极欲	(220)
第四十四回	筑淮堰梁皇失计	害清河胡后被幽	(225)
第四十五回	宣光殿省母启争端	沃野镇弄兵开祸乱	(231)
第四十六回	诛元爱再逞牝威	拒葛荣轻罹贼网	(237)
第四十七回	萧宝夤称尊叛命	尔朱荣抗表兴师	(242)
第四十八回	丧君有君强臣谢罪	因敌攻敌叛王入都	(247)
第四十九回	设伏甲定谋除恶	纵轻骑入阙行凶	(253)
第五十回	废故主迎立广陵王	煽众兵声讨尔朱氏	(259)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战韩陵破灭子弟军 入洛宫淫烝大小后	(265)
第五十二回	梁太子因忧去世 贺拔岳被赚丧身	(271)
第五十三回	违君命晋阳兴甲 谒行在关右迎銮	(276)
第五十四回	饮宫中魏主遭鸩毒 陷泽畔窦泰死战场	(281)
第五十五回	用少击众沙苑交兵 废旧迎新柔然纳女	(287)
第五十六回	战邙山宇文泰败溃 幸佛寺梁主衍舍身	(293)
第五十七回	责贺琛梁廷草敕 防侯景高氏留言	(299)
第五十八回	悍高澄殴禁东魏主 智慕容计擒萧渊明	(304)
第五十九回	纵叛贼朱异误国 却强寇羊侃守城	(309)
第六十回	援建康韦粲捐躯 陷台城梁武用计	(314)
第六十一回	困梁宫君王饿死 攻湘州叔侄寻仇	(319)
第六十二回	取公主侯景胁君 篡帝祚高洋窃国	(325)
第六十三回	陈霸先举兵讨逆 王僧辩却贼奏功	(331)
第六十四回	弑梁主大憨行凶 禇侯贼庶支承统	(336)
第六十五回	杀季弟特遣猛将军 鸩故主兼及亲生女	(341)
第六十六回	陷江陵并戕梁元帝 诛僧辩再立晋安王	(346)
第六十七回	擒敌将梁军大捷 逞淫威齐主横行	(352)
第六十八回	宇文护挟权肆逆 陈霸先盗国称尊	(358)
第六十九回	讨王琳屡次交兵 谏高洋连番受责	(363)
第七十回	戮勋戚皇叔篡位 溺懿亲悍将逞谋	(369)
第七十一回	遇强暴故后被污 违忠谏逆臣致败	(374)
第七十二回	遭主嫌侯安都受戮 却敌军段孝先建功	(379)
第七十三回	背德兴兵周师再败 揽权夺位陈主被迁	(384)
第七十四回	昵奸人淫后杀贤王 信刁媻昏君戮胞弟	(389)
第七十五回	斛律光遭谗受害 宇文护稔恶伏诛	(394)

目 录

第七十六回	选将才独任吴明彻	含妒意特进冯小怜	(399)
第七十七回	韦孝宽献议用兵	齐高纬掣妃避敌	(404)
第七十八回	陷晋州转败为胜	擒齐主取乱侮亡	(410)
第七十九回	老将失谋还师被虏	昏君嗣位惨戮沈冤	(416)
第八十回	宇文妇醉酒失身	尉迟公登城誓众	(422)
第八十一回	失邺城皇亲自刎	篡周室勋戚代兴	(429)
第八十二回	挥刀遇救逆弟败谋	酣宴联吟艳妃专宠	(434)
第八十三回	长孙晟献谋制突厥	沙钵略稽首服隋朝	(439)
第八十四回	设行省遣子督师	避敌兵携妃投井	(444)
第八十五回	据湘州陈宗殉国	抚岭表洗氏平蛮	(449)
第八十六回	反罪为功筑宫邀赏	寓剿于抚徙虏实边	(455)
第八十七回	恨嫉妒御驾入山乡	谋夺嫡计臣赂朝贵	(460)
第八十八回	太子勇遭谗被废	庶人秀幽锢蒙冤	(465)
第八十九回	侍病父密谋行逆	烝庶母强结同心	(470)
第九十回	攻并州分遣兵戎	幸洛阳大兴土木	(475)
第九十一回	促娥眉宣华归地府	驾龙舟炀帝赴江都	(480)
第九十二回	巡塞北厚抚启民汗	幸河西穷讨吐谷浑	(486)
第九十三回	端门街陈戏示番夷	观澜亭献诗逢鬼魅	(492)
第九十四回	征高丽劳兵动众	溃萨水折将丧师	(497)
第九十五回	杨玄感兵败死穷途	斛斯政拘回遭惨戮	(503)
第九十六回	犯乘舆围攻紫寨	造迷楼望断红颜	(509)
第九十七回	御苑赏花巧演古剧	隋堤种柳快意南游	(514)
第九十八回	麻叔谋罪发受金刀	李玄邃谋成建帅府	(519)
第九十九回	迫起兵李氏入关中	嘱献书矮奴死阙下	(524)
第一〇〇回	弑昏君隋家数尽	鸩少主杨氏凶终	(529)

第一回**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世运百年一大变，三十年一小变，变乱是古今常有的事情。即便是圣帝明王，留下什么样的锦囊妙计，也不能让自己的子子孙孙千秋万代地永保江山，太太平平地过去。所以政局达到繁荣后，必有动荡的情况出现，国家强盛至极点，必然转向衰败；衰败和动荡达到极点时，又会得到重新治理，再次达到强盛的局面。这种变化恰如行星运转的轨道一样，往复循环，周而复始。其中一半决定于人事，一半决定于命运。人定胜天，天也一定能胜人，这是天下不变的永恒真理。我们中国有着数千万里的疆土，好几亿人民。自从轩辕皇帝以后，一直到汉、晋两代，江山国土，国家大事，都由汉族管理。凡是居住在中原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由于居住在偏僻的远方，向来被国人所不齿。通常会送他们四个雅号：南为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这蛮夷戎狄四种，只许居住在中原之外，不许他们进入中原，古人称他们是汉族人应警惕的对象，就是这个意思。

汉、晋两代以来，外族逐渐来到中原，与汉族人杂居在一起。当时中原地区的皇帝，错误地用怀柔政策对待他们，致使汉族与外族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对外族的防范之心渐渐淡化。外族在中原境内，人口繁殖很快，日渐其多。这就像涓涓的小溪，如不堵塞，终会变成江河；小蛇不杀死，等它长大后，对之也无可奈何。随后，五胡十六国，相互替代，把广大的中原搅得乱糟糟，变成了一个胡虏腥膻的世界。他们之间弱肉强食，彼此相互吞并，时光流逝，岁月如梭，十六国又逐渐合并成一大国，叫北魏。北魏国力强盛，他们是五胡中的一族。当时汉族正处于衰败时期，没有圣明帝王出现，只靠南方的几个枭雄来抵抗强大的胡族，竭力保存那半壁河山，支撑着危局。我们汉族的仁人志士，总算还留下了一小半，从而避免全部疆土沦陷于胡人之手。可是那江南各代君主，只知以暴制暴，不受纲常约束，也不顾礼义，你篡君位，我抢王权，无君无父，在江南折腾了一百五十多年，皇帝换了三姓，经历了四个朝代，总共有二十三个皇帝。其中英明的少，昏庸的多。反倒不如北魏皇帝，其中还有一两个能文善武的。北魏皇帝治理国家，政法严明，扬武烈，兴文教，展现了一派振兴景象，超出凡人之上。北魏看到江南君臣昏淫荒虐，对他们不时地奚落一番，称他们为枭夷。江南本来是华夏民族后代，当然不能忍受这个称呼，于是称北魏人为索虏。先是打起嘴仗，随后大动干戈，但由于北魏强大，江南衰弱，使得长江淮河一带，战火四起，日夜不安。多亏有计谋的人善于挑弄，使北魏国内讧，分裂成东、西魏国。使一个好好的魏国，成了两个国家。东魏要抢夺西魏，西魏要占领东魏，两国战火不止，无暇顾及江南，才使江南保全下来。可惜江南皇帝仍然昏庸，始终不能使江南有所发展，偏居一隅，苟延残喘。等到东魏变成北齐，西魏改为北周后，中原国土又一分为三，北周最强大，北齐次之，江南最弱。三方对峙了好几年，北齐最后被北周兼并，北周占领中原十分之八的国土，江南只保存了十分之二，差一点都全属于北周了。北周这时出现了一位大丞相，名叫

杨坚，篡了周朝皇位，随后收复了江南，其实他就是凭仗着北周的基业才收复江南。不过杨坚是汉人，相传是汉朝太尉杨震的后代。忠良的后代，深受人民的爱戴，再加上是汉人治理汉人，所以南北方人民一律心服。他头戴王冠，手拿诏书，在接受北周皇帝的禅让后，又把陈氏消灭掉，最后统一中原，南北合一。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希望政治清明，天下稳定，从此安享太平之乐。谁知道他外强中干，偏信于妇人，杨广靠着卑劣的手段当上了太子，把父亲和兄长全部杀掉，与母后通奸，恶事做尽，所有的天理地俗和人我皆知的古训，全被他一股脑抛在脑后。他就是穿着衣冠的禽兽，披着衣服的牛马。结果天怒人怨，祸起萧墙，头颅被人斩去，白白落了个身亡家败、江山沦亡的下场。妻子小妾受人污辱，后代遭人陷害，把天下闹得一塌糊涂，比起宋、齐、梁、陈的末世，局势还要混乱几倍。咳！这怎么能算是统一的天下呢？我记得唐朝人李延寿撰写了南北朝历史各一编，宋、齐、梁、陈属于南朝史，魏、齐、周、隋属于北朝史。其中蕴藏着深刻的含义，不仅是因为杨氏的基业，是由北周蝉蜕而来，可以归入北朝历史，就是杨家父子的行为，也不像个治理天下的能人，只是靠着一时侥幸，使南北统一，终究是天下易得也易失，仅传一世，便致亡国。这也只能算捡个便宜，不应把他当作正统对待。

且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在江南丹徒县，生了一位乱世的枭雄，姓刘名裕字德舆，小名叫作寄奴。他的远祖乃是汉高帝的弟弟楚元王刘交。刘交受封楚地，建国彭城，他的子孙就在彭城居住。及晋室东迁，刘氏才迁徙到丹徒县京口里居住。东安太守刘靖，是刘裕的祖父，郡功曹刘翘，是刘裕的父亲。从楚元王刘交开始算起，传至刘裕，共历二十一世。刘裕出生时恰好在夜里，落生后满室生光，宛如白天一样。孩子生下来后，母亲赵氏得急病暴亡，他的父亲刘翔回认为生刘裕是一件不吉祥的事，打算把他扔掉。幸亏他有一个姨母，把他收养下来，亲自给他喂奶，使他活了下来。刘翔回娶了萧氏的女儿为继室，对刘裕非常好，精心抚养他，使刘裕身体发育完好，没等成人，就长到七尺还多。这时刘翔回大病不起，随后去世，剩下他们一对孤儿寡母凄凉地度日，家道又衰落下来，经常受冻挨饿。刘裕向来不喜欢读书，只认得几个普通常用文字就算完事了。他平常喜欢武拳弄棒，还喜欢骑马射箭，在乡下没有施展本领的地方。谋生之事日益紧迫，不得已靠编织鞋子来换粮食，砍柴卖钱，非常辛苦，而且饭食经常断顿，饥一顿饱一顿。但他奉养继母尽心尽力，宁可自己少吃，也不让继母挨饿。一天，他在游览京口竹林寺时，感觉有点疲倦，就到讲堂前迷糊片刻。和尚不认识他，看他穿得破破烂烂，有撵他走的意思，却忽然看见刘裕身上现出龙的图案，五彩缤纷。众和尚非常惊异，禁不住喧哗起来。刘裕被他们惊醒，问发生了什么事。众和尚只是瞧着他身上的龙纹，交口称奇。等他再三盘问，他们才叙述刚才所见到的。刘裕微笑着说：“现在龙光还在吗？”和尚答道：“没有了。”刘裕又说：“各位上人不要乱说，你们可能是被日光迷住了，才导致你们出现幻觉。”众和尚不等他说完，一齐嚷道：“我们明明看见五彩缤纷的龙把尊体罩住，怎么能说我们是被日光迷住了眼睛呢？”刘裕也不和他们争辩，起身就走。等到了家门，细细琢磨众和尚所说的奇异之事：这不可能是他们胡编乱造，难道真有龙为我护身？这难道是我未来飞黄腾达的预兆吗？他左思右想，心里忐忑不定。晚上躺在床上，还是心事重重，辗转反侧，很久才迷迷糊糊地睡去，只觉得自己身边真有两条龙，左右盘

着。他跳上龙背，驾龙腾空，霞光绚彩，紫气盈途，也不知自己到了何方何地，一任龙体游行，经过了许多山川。忽见前面笼罩着一道黑雾，特别阴浓，就像黑夜一样。向下一望，看见下面露着一条河流，河中隐隐约约地现出黄色。那龙头到了此处，也好像有些惊慌恐惧，在空中一转，便落入河中。刘裕一声狂呼，立即惊醒。睁开眼睛四处一看，自己仍躺在一张破床上。只有桌子上放着一盏要燃尽的油灯，临睡前忘记吹灭，所以灯火还在亮着。他回忆梦中情景，也难以破解。只想自己乘龙上天，毕竟是个吉祥预兆，将来也许应运而兴旺。于是把灯吹灭，倒头再睡，没想到这次却睡不着了。不一会儿，雄鸡打鸣报晓，窗前渐渐地亮了。

刘裕起床烧饭，侍奉过继母吃完早饭，也胡乱地吃了几口，觉得饱了，便向继母说，自己要到父亲墓地看看，继母自然答应。刘裕出门往前走着，路上遇见一个看风水的先生，名叫孔恭，说看刘裕眼熟。刘裕乘机与他交谈，才知道孔恭正在游山，准备为富人家寻觅一块墓地，当下随着他一起同行。路过候山，正是刘裕父亲刘翘的坟地。刘裕由于家贫，父亲的坟也只是一堆黄土，除了刘裕以外，没有人认识。刘裕与孔恭开玩笑说：“这个墓地怎样？”孔恭走到墓前往四周一看，便说：“这墓是埋葬谁的？这是一块帝王宝地。”刘裕谎说不知，只问什么时候发贵。孔恭答道：“不出数年，必有征兆，再往后就不敢说了。”刘裕笑着说：“难道是做皇帝不成？”孔恭也笑着说：“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彼此评论说笑一会儿。孔恭是无心说出这些话，而刘裕可是有意的。到半路上两人握手道别，刘裕高高兴兴地回家，从此开始有意努力，不过时机未到，家贫依然，整天忙里忙外，不是卖鞋就是砍柴，有时见着飞禽走兽，也就射下几个，拿回家来充饥。

这时正值秋天，洲边芦荻萧瑟阴森，刘裕腰间佩带着弓箭，手拿着柴刀，专门跑到新洲砍柴。低头正在割时，突然觉得腥风刮了起来，流水齐声作响，四面八方的芦苇，一齐发出了一片秋天的萧瑟声，震动耳鼓。刘裕心知有情况，急忙跳开数步，到一个高涧上，凝神四望。猛然看见芦荻中间，窜出一条鳞光闪闪的大蛇，头如巴斗一般大，身子像车轮一样粗，张着眼睛，嘴里吐着信子，形状十分可怕。刘裕从未见过，不觉吓了一跳，急忙从腰间取出弓箭，把箭搭在弓上，凭借自己天生神力，向蛇射去。飕的一声，不偏不歪，正好射中蛇的脖子。蛇已觉得疼痛难忍，抬着头面向刘裕，怒目而视，好像要跳过来。刘裕接着又射了一箭，正好射中蛇的两只眼睛中间。蛇头垂下，滚了一周，蜿蜒而去，过了好一会儿才看不见。刘裕站在高处看了一下，那蛇足有好几丈，不禁失声说道：“好大的恶虫，多亏我箭锋利，才免遭其害。”说完再走到原处，把已割下的芦荻捆作一团，扛回家了。第二天，刘裕又到洲边，探看一下有何异迹，隐隐约约地听见杵臼之声，心里越加惊奇。顺着声音一找，走到榛莽丛中，看见几个童子，全部穿着黑色衣服，围着一臼，轮流杵药。刘裕大声问道：“你们在此捣药，做什么用？”一个童子回答道：“我们大王为刘寄奴所伤，特地派我们来采药，捣好了敷在伤口上。”刘裕又问道：“你们大王是什么人？”童子又回答说：“我们大王是当地土神。”刘裕笑着问道：“大王既为神，为何不杀死寄奴？”童子说道：“寄奴以后必当大福大贵，王者不死，怎么能杀得了他。”刘裕听了童子的话后，胆子越发大了起来，于是呵斥道：“我就是刘寄奴，来除掉你们这些妖孽，你们大王都害怕我，你们却不怕我吗？”童子一听见“刘寄奴”三个字，立即吓得四散而逃，连杵臼都不敢带去。刘裕将臼中药一齐拿回家，每当遇到刀箭伤，一抹就好。刘裕遇到数次征兆后，自知前程远大，不应该总在山中种

田，埋没一生。于是和继母商量，准备投身军营，求取功名。继母知道刘裕有远大志向，也不便阻拦，便答应他去投军。

刘裕告别了继母，到带兵的孙无终处报名入伍。孙无终见他身材高大，长得结结实实，认为他不是一般庸庸碌碌之辈，便留下他当自己的亲兵，优先发给军粮，不多久就提拔刘裕为司马。晋安帝隆安三年，会稽妖贼孙恩作乱，晋卫将军谢琰和前将军刘牢之奉命前去镇压。刘牢之平时听说过刘裕的名，特邀刘裕到参军府做事。刘裕立即答应，马上就到刘牢之营中来。刘牢之命令刘裕率数十人到前面侦探敌人行踪，途中遇见敌贼数千人，他提着大刀，挺身陷阵，敌贼大半逃跑。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又带兵来接应，把孙恩杀得大败而逃，跑到海上。

刘牢之回到朝廷，刘裕也随同而返。谁知那孙恩无所顾忌，重新攻占会稽，杀死谢琰。刘牢之再一次东征，命令刘裕前往勾章守城。刘裕多次打败贼军。贼军退去后，孙恩又跑到海上，后来又侵占海盐。刘牢之派刘裕带兵前往堵截，修城筑垒。孙恩第二天来攻城，刘裕招募敢死队一百多人作为前锋，亲自督军前进，大破孙恩。孙恩转移到沪渎，又乘船到丹徒。丹徒是刘裕的故乡。刘裕接到家乡的警报后立即前去营救，路上与孙恩相遇，迎头痛击。孙恩的人马看见了刘裕的旗，就吓得先跑了。刘裕身先士卒，抢先杀入敌营，像龙虎一般，他们哪里敢抵挡？东逃西窜，一会儿就跑光了。孙恩率领剩下的人马逃到郁州。朝廷认为刘裕立下多次战功，提升他为下邳太守。刘裕接受任命后，再次前去围剿孙恩。孙恩闻风逃走，从郁州跑到海盐，又从海盐跑到临海，手下人马大半被刘裕杀死。临海太守辛景，乘势反击，把孙恩杀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独自跑到海上，做海盗去了。

孙恩有个妹夫叫卢循，神采清秀，由孙恩手下的残兵败将推举为主。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荆州刺史桓玄刚管理荆江八州军事，威焰逼人。安帝的堂弟司马元显，与桓玄有矛盾，桓玄举兵作乱，授卢循为永嘉太守，作为自己的爪牙。安帝立即命令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同时加黄钺，调兵讨伐桓玄。接着派遣刘牢之为先锋，刘裕为参军，第二天出兵。

走到历阳，与桓玄相逢。桓玄派刘牢之的娘舅何穆来做说客，劝刘牢之倒戈，归顺桓玄。刘牢之也暗地里怨恨司马元显，打算在卞庄起兵造反，便与桓玄联络，先除掉司马元显，然后再杀掉桓玄。刘裕听到这个消息后，与刘牢之外甥何无忌一起，极力劝阻刘牢之，刘牢之不听。刘裕又叮嘱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在旁边劝阻，刘牢之反而大怒，说道：“我难道不知今日取下桓玄的首级易如反掌？但平了桓玄以后，内有骠骑，猜忌更深，这样能保证全家生命安全吗？”随后派刘敬宣拿着降书，投入桓玄营。

桓玄收降刘牢之后，开始向建康进军。司马元显毫无能力，奔入东府，放任桓玄军入城。桓玄随后派兵捉住司马元显，把司马元显和他的党羽庾楷、张法顺、谯王司马尚之一起杀死。桓玄自称丞相，总管百官及中外一切大事，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撤掉他的兵权。刘牢之这才悔之不及，道：“桓玄一入京城，便夺我的兵权，我的大祸就要临头了。”

刘敬宣劝说刘牢之偷袭桓玄，刘牢之顾虑自己兵力不足，有些犹豫。于是把刘裕召进来商量说：“我后悔当初不听你的话，让桓玄把我给卖了。现在应到北边广陵去，举兵匡扶社稷，你愿意跟我一起干吗？”刘裕答道：“将军率领禁军数万，都不能讨伐叛军，反而为虎作伥。现在枭桀得志，威震天下，朝廷和百姓已经对将军很失望了，将军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得到广陵吗？我情愿辞去职务，回到

京口，不忍心看见将军孤军面临危险。”说罢，他便退了出去。

刘牢之又把部下召集在一起，商议占据江北，传达讨伐桓玄的檄文。部下因刘牢之反复多变，都想离开他，虽当面勉强答应了，等刘牢之启程后，陆续散去，就连何无忌也不愿跟随。他与刘裕商量怎么办，刘裕与他说道：“我看将军也免不了走这一条路。你和我到京口去。桓玄若能守臣的节操，我与君也不妨跟着他，否则我们想办法把他除掉，也还不晚！”何无忌点头称好主意，也未和刘牢之告辞，立即与刘裕一起前往京口去了。

刘牢之到了新州，手下人马全部走散，走投无路，上吊而死。他的儿子刘敬宣逃往山阳，只有刘裕到了京口，被徐充刺史桓修召去，任命为中书参军。这时永嘉太守卢循表面上听从桓玄的命令，暗中仍然像盗寇一样到处掠夺，并派遣私党徐道覆袭击东阳。刘裕知道后，带领兵马一阵截杀，杀败徐道覆，方才收兵。

不久，桓玄篡位，把晋安帝贬为平固王，迁居寻阳，改国号为楚，年号永始。桓修是桓玄的堂兄。桓玄把他召到朝廷，桓修骑马跑到建业，刘裕也随他同去。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因此刘裕也只好跟从桓修去拜见桓玄。桓玄笑脸相见慰劳他们，可谓无微不至，并对司徒王谧说：“刘裕风骨与常人不同，确是当今的豪杰呢！”王谧乘机大献殷勤，说刘裕是天生专门来辅佐新朝廷的，桓玄听后愈加欢喜。每次有宴会，必召刘裕前来作陪，款待得周到殷勤，赏赐特别优厚。只有桓玄的妻子刘氏，是晋代已故尚书令刘耽的女儿，明辨是非，经常在屏风后偷看。看见刘裕长得高大魁梧，知道他不是一般人物，偷偷地对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瞻顾不凡，在朝廷的大臣们，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你不能不提防他点！”桓玄答道：“我想的与你一样，因此我对他特别，让他知恩报德，为我所用。”刘氏道：“我看他器宇深沉，不会总居别人之下，不如趁早把他除掉，免得养虎为患！”桓玄慢慢地回答说：“我正准备平定中原，没有刘裕便不能完成大业，等把关陇平定以后，再商议这件事也不迟。”刘氏说：“恐怕到了那时，就来不及了！”桓玄始终听不进去，仍命令桓修镇守丹徒。

桓修邀刘裕一同回来，刘裕借口自己伤口复发，不能步行，与何无忌一起乘船回京口，并在船上秘密计划讨伐叛逆。等到了京口登船后，何无忌立即去拜见沛人刘毅，与他商量恢复大业之事。刘毅说：“以顺讨逆，还怕不能成功吗？可惜没有人担当主帅！”何无忌没说出刘裕，只用言语试探道：“你太小看当今天下了，难道草莽中就没有英雄吗？”刘毅奋然说：“据我的看法，只有刘下邳是英雄啊。”何无忌微笑着不言语，还看了刘裕一眼。这时正逢青州主簿孟昶因有事赴都，路过京口，与刘裕闲谈，彼此谈得很投机。刘裕反问孟昶道：“草莽间有英雄出现，你听说了吗？”孟昶答道：“今天的英雄，除了您以外，还会有别人吗？”刘裕不禁大笑起来，随后与孟昶一同谋划起义。

刘裕的弟弟刘道规任青州中兵参军。青州刺史桓弘是桓修的堂弟，刘裕令孟昶回去与刘道规商议共同谋划杀桓弘一事。并派刘毅潜往历阳，约豫州参军诸葛长民偷袭豫州刺史刁逵。一面致书建康，让好友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等，一起作为内应。自己与何无忌用计干掉桓修，此事按计谋一步步进行。这就是刘裕奋身建功的第一步棋！正是：

发愤终为天下雄，不资尺土独图功。

试看京口成谋日，豪气原应属乃公。

第二回

起义师入京讨逆 迎御驾报绩增封

却说刘裕定下密计后，就与何无忌借口外出打猎，号召义徒。共召集一百余名，其中最有名的约有二十多人，除了何无忌、刘毅以外，还有下面这些人：

刘道怜，魏咏之，魏欣之，魏顺之，檀凭之，檀祇隆，檀道济，檀范之，檀韶，刘藩，孟怀玉，向弥，管义之，周安穆，刘蔚，刘珪之，臧熹，臧宝符，臧穆生，童茂宗，周道民，田演，范清。

这二十多人都有勇有谋，刘裕把他们当作前队。何无忌冒充敕使，一马当先，催马扬鞭驰入了丹徒城，其余人也随后蜂拥而入。桓修是一点也未察觉，听说敕使到来，便出署门相迎。何无忌见了桓修，也不与他搭话，立即拔出佩刀，把桓修杀死。随后何无忌便与手下人大声呼喊“讨逆”，官兵吓得四散而逃。刘裕骑马进入府署，张贴告示，安抚受惊的百姓，不久，百姓便安定下来。当时便将桓修用棺材装殓好，运到城外埋掉。刘裕召东莞人刘穆之为府主簿，又派刘毅至广陵，命令孟昶、刘道规当天立即举兵响应。

孟昶与刘道规假装劝桓弘出去打猎，时间定在第二天一早。第二天天气清爽，孟昶等人率壮士几十人，在府署门前静静地等待。门一开，他们便立即闯了进去。桓弘正在喝粥，刘道规持刀冲上前去，一刀毙命。接着把人马召齐，过江来会刘裕。

徐州司马刁弘听到丹徒发生事变，率领文官武将及其属僚，来到丹徒城下探听虚实。刘裕登上城楼宣称：“郭江州已奉命保护皇帝的车队，在寻阳反正，我们奉有密诏，讨伐逆党。今天叛贼桓玄的首级已公示于众。诸君都是大晋的臣子，无缘无故到此，到底有何打算？”刁弘等人信以为真，便立即带人退去。

这时正巧刘道规、孟昶等率领一千多人马从广陵到此，刘裕命令刘毅追杀刁弘。等刘毅回来报明情况后，刘裕又令刘毅给他兄长写信，随即派周安穆拿着信进京，命令他起事。原来刘毅的哥哥刘迈留在建康做官，桓玄任命刘迈为竟陵太守。刘迈正在整装待发，得到刘毅的信后，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安穆见刘迈疑心很重，恐怕他泄露机密，连罪自己，便匆匆告辞后回来了，连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等处也没来得及告知。刘迈一时难以决定，打算连夜乘船到竟陵赴任以躲避祸端。这时桓玄送来一封信，信中说北府的一些人情世故不知最近怎样，最近看见刘裕，也不知道他做何表示，务必如实禀报。这封信的意思，是等刘迈到任后，让他把这些情况禀报上来。可是刘迈偏偏对这封信产生了误解，认为桓玄已察觉刘裕的阴谋，自己不得不去向桓玄坦白。天刚一发亮，他便立即入朝向桓玄报告。

桓玄听到刘裕已打算造反，不禁害怕起来，当面封刘迈为重安侯。刘迈拜谢退朝。这时偏偏有人向桓玄说刘迈的坏话，说刘迈放走周安穆，谁敢说与他们不是同谋。桓玄于是把刘迈关进监狱，并把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三人抓了起来，

当天与刘迈一起处死。同时召其胞弟桓谦和丹阳尹卞范之等人，一起商议抗击刘裕一事。桓谦请求立即发兵，桓玄准备在覆舟山集结兵力，在那等着与刘裕大战。经桓谦等人一再请求，他才命令顿邱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在北面阻击刘裕军队。

刘裕听说桓玄已经发兵，他也顺势而起，自称为总督，全面掌管徐州之事。任命孟昶为长史，守住京口。集合二州义旅，一共一千七百多人，下令南下。同时让何无忌草拟一份檄文，声讨桓玄的罪行。

何无忌连夜赶写檄文，被他母亲刘氏看见，边哭边对无忌说：“我虽赶不上东海的吕母，我儿你能这样做，我今生今世也就无所遗恨了！”等何无忌把檄文草成后，第二天一早呈给刘裕看。刘裕当即命令把檄文在远近各处张贴，檄文大致意思是：

成功与失败互为因果，世道并非长久不变。有时狡虐，有时圣明。我们大晋国，经常处于昌盛之时。自从隆安以来，国家多难，忠良被杀，贞贤被戮。叛臣桓玄，肆无忌惮，在荆郢一带起兵闹事，对都邑等地逞强施暴。天未忘难，恶势力频繁兴起，一年之内，里祚被倾，主上恩德，未得好报，神器沉辱，七庙毁坠。即使夏后之寒浞寒殤、汉之遭王莽董卓，与桓玄相比，不足挂齿。自从桓玄篡逆以来，久旱不止，民无生气，再加上士兵百姓疲于转移，文臣武将困于土木营造。家庭离异，父子分别，岂只大东有杼轴之悲、摽梅有倾筐之怨！仰观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为可亡？凡是有心之士，谁不扼腕长叹？刘裕等人因此起早贪黑，搜奖忠良烈士，暗中进行得非常艰难，危险恰如从虎身上走过，只为寻求时机发愤图强，取义舍生。辅国将军刘毅、广武将军何无忌、镇北主簿孟昶、兗州主簿魏咏之、宁远将军刘道规、龙骧参军刘藩、振威将军檀凭之等人，忠诚之心可以断金，精白之光可以比日，挥戈奋袂，志在以死报国。益州刺史毛璩，万里同心，扫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迎奉主上，居住寻阳。镇北参军王元德等人，统率部曲，保卫占据石头城。扬武将军诸葛长民，召集义士，已经占领历阳。征虏参军庾颐之，暗中联系，以为内应。他们齐心协力，准备起义，当日立即铲除伪徐州刺史安城王桓修、青州刺史桓弘。义众已经聚齐，文臣武将奋勇争先，都说国家不统一则一切事情无法解决。刘裕义不容辞，现在已经总管军政要事。百姓上凭祖宗保佑，下借义气男儿之力，铲贼捕逆，把华夏大地清扫干净。各位公侯，或树立今世忠贞形象，或身负爵宠，低三下四迁就奸佞小人，无由自效，环顾周道，宁死而不从！今日之举，恰逢其时。刘裕才疏学浅，难比古人，今天受到国事颓废之势的感触，接势于更替之时机，丹忱未宣，感慨愤激，望霄汉以永怀，盼山川以增伫，投檄之日，神驰贼廷。檄到如律令！

看檄文中所说，如毛璩以下，大多是虚张声势，未必是实情。郭昶之何曾反过正？王元德也被抓住杀掉。就是诸葛长民，也未能占据住历阳，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桓玄自从刘裕起兵后，连日惊惶失措。有人说刘裕等人是乌合之众，不会成什么大气候，有什么可怕的？桓玄摇头说道：“刘裕是当今世上的英雄；刘毅家无担石，赌博时却一掷百万；何无忌特别像他的舅父。他们在一起共同举事，怎么能说他不能成功呢？”果然警报频频传来，吴甫之败死江乘，皇甫敷败死于

罗洛桥。那刘裕军中，只死了一个檀凭之。仗打得非常激烈。桓玄急忙派桓谦出兵把守东陵，卞范之出兵把守覆舟山西部地区，两支人马共两万余人。

刘裕到了覆舟山的东部，命令各路人马饱餐了一顿，然后把剩下的粮食全部扔掉，以此表示誓不生还。刘毅手里拿着大槊，一马当先，刘裕也握着大刀跟着前进，将士们随后踊跃跟上，冲入敌人阵地。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喊杀声惊天动地。这时凑巧刮起大风，他们顺风点起大火。此时烟雾缭绕，火焰冲天蔽日，把桓谦、卞范之两路人马片刻间烧得焦头烂额，死伤无数。桓谦、卞范之吓得东奔西突，刘裕率领众人奋力追赶，在各条道路上齐驱并进。桓玄已经预料到刘裕的军马难以抵挡，先派遣殷仲文在石头城准备船只，为逃跑做打算。这时桓谦战败，人马耗尽，桓玄急忙命令儿子桓升策马出了都门，到了石头城外上船，向江南败走。刘裕得势后乘胜追击，一直奔入建康。

这时京中已无主子，刘裕派人各处张贴告示，安抚民众。由于害怕惊吓着京中的人，就迁都石头城，把桓氏庙主毁掉，另外建造了晋祖宗诸神位，把它们供进太庙。接着又派遣刘毅等人追杀桓玄，并且派尚书王嘏率领文武百官去恭迎圣驾。同时派人搜捕桓氏家族之人。又派臧熹入宫，检查收集图籍器物，封闭于府库中。

司徒王谧本来是桓玄的爪牙，桓玄篡位时曾亲自解送安帝玺绶，献给桓玄。当时众人把他看作是罪魁祸首，劝说刘裕把王谧杀掉。可是刘裕与王谧旧日要好，刘裕少年家贫，王谧曾经替刘裕偿还债务。这时刘裕不忍心把王谧杀死，仍让他官复原职。王谧又向刘裕纳贡献殷勤，愿意推举刘裕统率扬州各路人马。刘裕一推再推。刘裕命令王谧为侍中，统领扬州刺史一职，录尚书事。王谧又推举刘裕为八州都督，同时兼任徐州刺史一职，刘裕才接受这个职位。刘裕命令刘毅为青州刺史、何无忌为琅琊内史、孟昶为丹阳令、刘道规为义昌太守，所有的军队国家大事，都委任给刘穆之。仓促之间把这些事办妥，没有人不感到满意。

由于诸葛长民把起义之事延期，计划泄露后被抓了起来。刁逵没有得到建康的音信，他把诸葛长民打入囚车，派特使押解进京。半路上听到桓玄败走，建康已为刘裕占领，那特使乐得送个人情，立即把诸葛长民放回历阳。历阳军民乘机起事，围攻刁逵。刁逵溃败，突出重围后逃走，这时正巧碰上诸葛长民，诸葛长民当场把他截住。这时城中的兵士追杀过来，任你刁逵如何逞刁，也只好束手就擒。刁逵被送到石头城，成了刀下之鬼。

桓玄逃到寻阳，刺史郭昶之供给他车辆和器物。桓玄仍然自称楚帝，照旧作威作福。后来听说刘毅等人率军追杀过来，马上就兵临城下，又惊惶失措起来。急忙派遣部将庾雅祖、何澹之堵住湓口，自己挟持一帝二后，向西逃向江陵。刘毅与何无忌、刘道规等将领到达桑落洲，大破何澹之的水军，夺下湓口，又取下寻阳，遣使报捷。刘裕因安帝西去，于是赐武陵王司马遵为大将军，入居东宫，管理日常事务，又命令刘毅等人向西追赶桓玄。

桓玄到了江陵，收集了荆州兵士两万余人再次挟持安帝东下。行军抵达峥嵘州，正值刘毅等各路军队扬帆前来。刘道规望见桓玄乘的船，指挥士兵向前杀去，刘毅、何无忌鼓棹随行。这时正是仲夏天气，西南风吹得强劲有力，刘道规借风放火，刘毅等人也跟着助薪扬威，烧得长江上下烟雾迷蒙。桓玄率领的战舰多半被烧毁，军士们大乱。桓玄慌忙改乘小舟，仍然挟持安帝，逃回江陵。

部将殷仲文叛变桓玄投降了刘裕，保护着晋二后回京。桓玄再次返回江陵，已人情离叛，无可奈何只得趁着夜色出逃，计划逃往汉中。南郡太守王腾之、荊州別駕王康产，保护着安帝进入南郡府，不久迁往江陵。

益州刺史毛璩有一侄儿叫毛修之，在桓玄手下任屯骑校尉，引诱桓玄进往蜀地。桓玄按其言西行，到了枚回洲，从上游来了许多艘丧船，船头站立着一名卫弁，与毛修之打了一个照面，便厉声呼道：“来船中有无逆贼？”毛修之也不答话。桓玄却颤声说道：“我是当今天子！何处盗贼，敢来妄言！”话没说完，从对面那条船上跳出两位将领，拈弓搭箭，飞射过来。桓玄的侍臣万盖、丁仙期挺身而出，掩蔽桓玄，都被射倒。桓玄正在惊惶，突然有许多人持刀跳进船中，为首的正是对船的卫弁，桓玄惊骇地问道：“你……你是什么人？敢冒犯天子！”卫弁随即答道：“我们来杀天子的贼臣！”说到这里，用刀劈向桓玄，血光一闪，桓玄身首相离。

原来益州毛璩有个弟弟叫毛璠，做宁州刺史，在任期间病故。毛璩派兄长的孙子毛祐之和参军费恬扶棺归葬，并派冯迁护丧。恰巧在中流遇到桓玄的船，由毛修之传递眼色，便一齐动手，杀死叛贼桓玄。不必细问就可知道那对船射箭的两位将领便是费恬、毛祐之了。冯迁砍下桓玄的首级，抓住桓玄的儿子桓升，杀死桓玄的同族桓石康、桓浚，让毛修之贡献桓玄的首级，又押解桓升，奔到江陵。晋安帝封毛修之为骁骑将军，杀桓升于东市，下诏大赦，只有桓氏家族不被赦免。

桓玄的侄子桓振逃脱藏匿在华容浦中，召集党徒数千人，得知刘毅等人退屯寻阳，于是袭击江陵城。桓谦也藏在沮川，纠集众人响应桓振。江陵城内，只有王腾之、王康产二人守着，士兵也不多，径直被二桓攻入。王腾之、王康产二将战死。安帝尚且住在江陵行宫之中，桓振持刀进见，想杀死安帝。还是被桓谦赶去劝阻制止，方才罢手，下拜而出。随后为桓玄举哀发丧，桓谦率百官朝见安帝，奉还玺绶，所有侍御左右，全都撤换，改用两桓的党羽，又乘势攻取襄阳等城。

刘毅等人还居寻阳，总以为元凶就戮，逆焰消除，可以高枕无忧。哪知死灰居然复燃，又有两桓余孽，袭取江陵。急忙派遣何无忌、刘道规二将进讨两桓。行军到马头，已由桓谦派兵扼住。两下里杀了一场，桓谦的军队败退。何无忌、刘道规直奔江陵。桓振令党徒冯该设伏兵在杨林，自己率领士兵逆战于灵溪。何无忌自恃必胜轻易进军，被贼军两路杀出，冲败阵势大败而回。幸亏刘敬宣聚集粮草修补战船，接济何无忌、刘道规，得以重整旗鼓。

刘敬宣是刘牢之的儿子，前时逃往山阳，招募兵马讨伐桓玄，未能如愿，又去南燕求援兵。南燕主慕容德不肯发兵。刘敬宣就私下结集青州大族和鲜卑豪酋，计划着袭击燕都，事情泄露返回南部。这时桓玄已败死，刘敬宣归顺了刘裕，刘裕封他做晋陵太守，不久又升迁为江州刺史。他趁刘毅等人征讨桓玄余党之机，筹备船只器械，随时接应。

何无忌、刘道规得此一助，再次进兵夏口。刘毅也率军随行，攻入鲁城。刘道规也攻克偃月垒，又会师进军攻克巴陵。号令严整，沿途无犯，又鼓舞军兵到了马头。桓振挟持安帝出屯江津，遣使请和，请求割江、荆二州奉还天子。刘毅等不答应。适逢南阳太守鲁宗之起兵袭击襄阳，桓振回军与之战斗，留桓谦、冯该守江陵。桓谦派冯该守豫章口，被刘毅等击败，桓谦弃城逃走。刘毅等进入江陵，擒住逆党卞范之等，一并斩首。